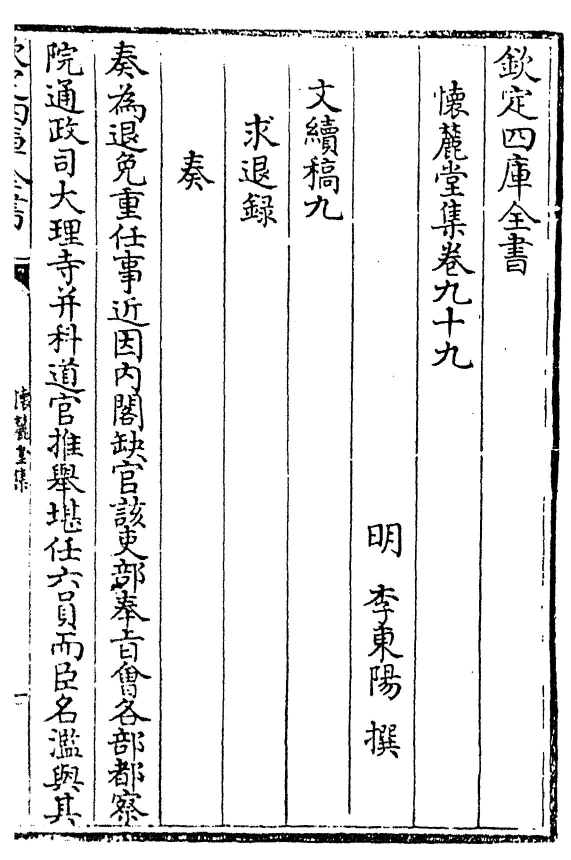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懷麓堂集卷九十九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九

求退録

奏

奏為退免重任事近因内閣缺官該吏部奉旨會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并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而臣名濫與其

列欽此臣聞命震驚罔知攸措臣惟内閣之設所以輔君德
播王言參預政機敷陳治道其任至重陛下稽古右文選才
授任採諸輿論斷自宸衷其選至嚴如臣者性資愚劣問學
空疎忝居儒林叨侍經帷三十餘年畧無寸補去年仰蒙聖
恩陞授今職令在内閣專管誥勅臣時輒欲具本辭避但
念誥勅一事或可勉强効勞因循至今又辱新命矣受
恩愈厚則報愈難受任愈重則力愈困若不量力而止
知難而退必至曠官誤事速戾招尤而欲上副聖天子

之知下答卿大夫之望決不可得伏願聖慈收回成命令臣照舊供職則容貸之恩過於委任萬萬矣弘治八年二月十八日奉聖旨卿學行素著特茲簡任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奏為陳情乞恩懇祈休致事臣近因感患眩暈等疾不痊具本陳情再乞休致奉聖旨卿才德素著精力未衰有疾宜用心調理以副委任豈可固求退休所請不允欽此仰惟溫詔之褒諭聖情之眷注至深至厚臣才微

德薄精力實衰內自揣度益增感愧其何以上副聖恩於萬一乎自是夙夜祗懼用心調理又復許時伏念臣以一介寒微誤塵侍從過蒙陛下簡擢至此凡職所當為力所能盡雖隕身碎首亦不敢辭而病勢纏綿將輟復作即欲免就驅策誠有未堪且臣之疾其始亦甚微也醫家謂之內傷內傷之證似輕實重而臣忽之自謂無事或飲食過度或勞佚不時積日累歳其來已久以致元氣弊虧痰邪膠結表裏俱虛標本皆病故用藥愈

難而取效亦不易若復彊勉僶俛進而不止歘仆顛踣之患難保必無此臣所親試而非過計也故呻吟鬱悒之中思念時事於古人以身喻國之義竊有感焉方今世久承平積安成玩災異迭應邊寇縱横財匱民窮兵疲將寡天下之事大有可憂宵旰之間屢厪聖慮正人臣竭志極力分憂共患之日況股肱心膂之地安敢憚難擇便私爲身圖但臣以病質庸才冒居重地雖在平時尚無裨補當此多事豈能仰贊大猷徒擁虚員復妨賢

路臣之愚實不知所以自處也伏望聖明檢臣前項二次所奏情詞許臣致仕别簡賢能代補臣職則臣曠官誤事之咎亦少逭矣然臣受恩既深無以為報輒敢復有所陳尤願陛下儆畏天戒矜恤民窮勤勵講學省節遊宴愛惜財用慎重官爵禮制貴戚法馭邊將親賢遠佞崇正闢邪達臺諌為四聰合宫府為一體遵憲章於列聖嚴教養於皇儲以培天下之元氣以壽國家之命脉此臣區區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者倘臣言可采陛

下幸留意焉則臣之退猶臣之進也如其不可則臣雖
力疾備位苟充任使陛下將焉取之而亦將安用之哉
臣不勝懇悃激切祈恳俟命之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初
六日奉聖旨卿引疾乞休已屢有旨不允宜勉起供職
以副委任毋再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為辭免加陞事弘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節該欽
奉手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陞太子太保欽此臣等聞命

驚惶罔知攸措竊惟師保之官所以論道弘化格心輔德實百僚之表率為天下所具瞻其在朝廷之與儲宮雖各有攸職其義一也臣等自蒙陛下簡置內閣以來累荷聖恩加授今職並參機務兼輔儲闈任重地親官高祿厚而材力綿薄識慮空疎不能翊贊鴻猷養成睿學歲年徒積績效靡彰每自循省輒增愧畏比者恭遇陛下稽古右文任賢圖治考先朝列聖之制修大明會典之書而臣等叨奉德音總裁其事勉加裒輯幸克成

編乃職業所當為豈勲庸之足論况上而仰仗聖聰俯
垂宸斷下則羣僚分職衆力均勞臣等何功首蒙甄録
或兼拜兩師之秩或起登一品之階部署迭遷殿名遞
進官資貿絶寵數彌隆越分踰涯於斯為甚慚懼之極
益無所容伏望聖明收回成命俾臣等俱以舊官供職
圖報將來臣等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弘治十六年三月
初四日奉聖旨卿等輔導有年勞勩著稱特加陞職所
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奏為自劾失職辭避重任事臣等俱以愚庸遭遇先帝簡任内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為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敵騎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虚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

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恊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
禄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奸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
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
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詔
書一下天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
官庶府做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
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
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

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虚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為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

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令勢窮理極已至於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茍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將貽誚方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祈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

幸延大馬之年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臣等不勝懇迫激切之至正德元年二月二十日奉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所言事待斟酌行著用心照舊輔導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爲自劾失職懇辭重任事臣等具奏自劾奉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所言事待斟酌行著用心照舊輔導欽此臣等聞命驚惕愈不自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

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寛等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叨冒寵榮憂慚無地今不敢縷數姑

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邊儲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衛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揆之舊制俱不該陞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跡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

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
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
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臧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
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
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
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
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幸之臣
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夤緣傳奉奉詔裁革纔不

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街士僥倖成官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勢所必有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擾畿民侵占田土祇憑一面之詞輒為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

寃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章與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黃緣分守累劾不退一
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之
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庫斗俱經奏
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
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
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
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

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仍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臣僚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向者臣等所陳奉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有未行所奉聖諭云待

斟酌行是必言無可採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虚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臣等再四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餘忠再申前請伏望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

重矣臣等干冒天威不勝懇迫激切之至正德元年三月初二日奉聖旨所言事件著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以副倚任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為陳情懇乞休致事近該臣具本陳情奏乞休致奉聖旨卿輔導有年勞勩顯著受先帝顧命託倚匡弼以隆政治上天垂戒朕自警省卿安心辦事勉副委任毋再固辭欽此臣聞命驚慚措身無地竊伏自念臣以弱質病軀冒膺寵祿蓋自入閣以來未久即病間歲屢

作作必踰時累月且如頭眩一節曾兩次暈倒在閣攙扶得出衆目所見臣不敢欺加以舊患寒濕後增痔漏藥餌之服與食相半秋末冬初百疾齊發扶羸振憊已弗能堪又以庸才陋識素之寸長尸曠之疑與歲俱積今年臣與劉健謝遷各具本乞休臣於本内明開三人之中臣最當退過蒙優旨並賜勉留昨者懇乞退休事同一體健遷皆荷聖恩獲蒙俞允而臣獨被存留校臣之病比之二人尤多揆臣之才比之二人獨劣若依樓

眷戀苟幸安全正恐累陛下知人之明孤先帝顧命之重非惟智窮力盡不能復有裨益抑且沉溺顛覆無以自容展轉激迫實不知所以為處伏望聖慈憫臣衰病收回成命仍許退休使臣得與二人同賴幪幪並生天地縱莫效銜環之報猶當為結草之圖臣無任懇悃激切祈恳俟命之至正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奉聖旨具陳休致臣下職也黜陟人材朝廷公論卿有疾宜訪明醫揀選良劑善加調理勉副重託倚毗政務切毋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

奏爲自陳休致事臣緜力薄才孱軀病質遭逢列聖竊祿明時歷仕途者四十七年居秘閣者一十六載思危負重恒懼弗勝蓋自弘治辛酉之後數乞退休至于正德丙寅以來累陳衰疾並蒙慰諭弗賜允俞追念先皇帝委任顧託之重仰荷聖天子優禮眷遇之隆自度尚可支持豈敢過爲矯亢因循覥靦赧幾閱星霜乃今春不雨風霾累月四川湖廣等處盜賊成羣水旱之奏殆無

虛日聖心警惕俯念元元特命廷臣致齋九日祇告天地神祇用祈雨澤臣於此時内自省疚竊據古人策免之義即欲引咎自陳不意寧夏逆賊上厪西顧之憂下詔碩恩命師討罪主憂臣辱死亦何辭夙夜在公寢食俱廢扶衰力疾又越兩旬近者守臣奏捷賊黨就擒邊境獲安民生漸遂顧疾疢生於喜樂筋力瘻於安閒四體俱疲百病交作雖欲勉輸分寸力不足以濟時縱令强效驅馳志不能以帥氣質之以盈虧之道揆之於進

退之宜及此是圖猶為未晚伏望陛下高明照察廣大包容赦其瘝曠之愆憫其懇激之請許令休致以遂初心俾枯朽之木獲全樗櫟之材駑鈍之資得延犬馬之齒豈但終身而知感尚當没世以無忘臣無任祈恳俟命之至正德五年六月初一日奉聖旨卿累朝重臣已受先帝遺命輔導朕躬才德兼隆中外悉知譽望顯著海内咸聞尚未從心之年神彩精健正當輔任凡事用心足見為國至意近因寧夏叛賊剿平皆卿才華之力

朕心允協安忍遽切引疾求閒有疾宜親近藥餌善加調護累有旨勉留安心辦事毋負遺命朕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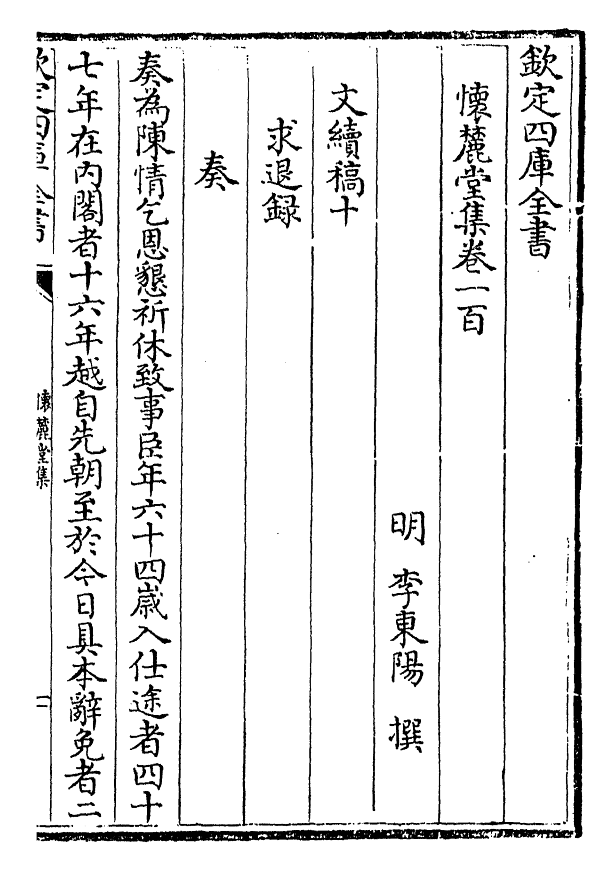
奏為陳情乞恩休致事近者臣以衰疾自陳求退伏蒙恩旨曲賜襃嘉責之以顧命之專委之以輔導之重周詳備悉百有餘言臣聞命驚惶莫知所措上思先帝則涕泗橫流仰念聖躬則憂懣並集實不知何以為報也但人臣之義能則致身不能則止二者不容以髮臣八

月而生元氣素弱今年六十有四卦數已周體不勝衣
食不滿器朝參之日嘗值大風幾至顛仆衆所共見加
以志慮日短學術愈荒事多遺忘字每差錯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既老矣何能為役用是具疏乞休已非一
次比見朝廷多事黽勉供職如會典未完則不敢言退
實錄未進則不敢言退霈澤未降逆賊未擒則不敢言
退今纂修粗畢僭亂已平指授出於宸衷制馭由於廟
算臣奉行宣播幸託有成況威嚴之後漸復寬仁中外

臣民欣欣望治伏惟陛下明識遠慮持久而行之何所不至臣之庸弱豈復能裨益於萬一乎若以有限之力供無益之役隳政憤事而不知止則其罪益大矣故敢不避煩瀆再申前請伏望陛下垂天地生成之仁推家人父子之愛特降俞旨許令休退使殘喘微軀幸而未盡則一日之存即陛下一日之賜也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正德五年六月初三日奉聖旨卿引衰疾疊休致至再至三歷旨勉留宜盡心職務允協朕懷不必固辭

有疾多訪賢醫善加調理吏部知道欽此

懷麓堂集卷九十九



懷麓堂集卷一百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十

求退録

奏

奏為陳情乞恩懇祈休致事臣年六十四歳入仕途者四十七年在内閣者十六年越自先朝至於今日具本辭免者二

十餘次誤蒙先皇帝及陛下厚恩簡命委託勉留曲諭至詳至切用是扶衰力疾強効驅馳顧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權亂政貽害軍民陛下洞照奸謀奮施乾斷明正其罪以慰人心中外臣民萬口稱快臣竊念備員内禁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擬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於他手或遞出謄黄逼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辨白臣等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隐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與

內閣相干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更復何言

伏望陛下高明鑒察特降俞音放歸田里遂臣初志別

求賢俊俾贊機衡則臣雖未盡犬馬之勞亦免積丘山

之咎矣臣無任懇悃激切之至正德五年八月十六日

奉聖旨卿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劉瑾專權已正其罪今覽卿奏知

劉瑾將票本擬旨再三駁下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

手他人又遞出謄黃逼令落底百端蒙蔽卿委曲匡持

朕已悉知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凡劉瑾所行亂政着
各衙門逐一查改該部知道欽此
奏為辭免恩命事正德五年九月二十日節該欽奉手
勑寧夏叛逆事情內閣輔導重臣運籌合議大功既成
宜加恩典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
李東陽加特進左柱國廕他男一人做尚寶司司丞賞
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欽此臣聞命之餘震驚無地竊
惟論功行賞固朝廷之盛典竭忠盡職實臣子所當然

顧恩恒易於滿盈而職每難於稱塞臣備員內閣久切
曠瘝累乞退休未蒙俞允官資祿級已極人臣自揣庸
愚略無寸補近者西蕃弗靖上軫淵衷自命將出兵以
至班師獻馘地方平定民物底寧皆由陛下聖武神謀
運用於上內外重臣各邊將士效力于下臣等奉行宣
布不過言語文字之間何功何勞而濫受官賞如臣者
求退反進辭少就多省己捫心倍增悚愧至於廕子之
制尤為慎重臣老而無子止有繼子李兆蕃年方二十

先已蒙恩入監自有出身若復冒殊恩驟陞華秩尤恐年輕力弱弗任驅馳非徒貽名器之羞抑且招士林之誚臣之罪咎日益彌深凡此數端無一可著伏望陛下俯察愚誠非為虛讓並收嚴命以待有功臣感荷曲成勉圖後報叨冒之愆庶可少逭於萬一矣臣不勝云云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卿以名德重望輔導累朝忠勤勞勩功業茂著近者寧夏叛逆運籌合議致有成功官廕賞賚禮不為過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欽

此
奏為陳情乞恩再求休致等事臣於本月十八日奏乞
休致仰蒙德音曲加慰諭未賜俞允臣捫心內省實不
自安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
節臣見今六十四歲歷事列聖四十七年參預機務一
十六年才踈力薄當退一也多病早衰當退二也久玷
班行多竊俸祿當退三也但顧命之重責任方殷大義
所關亦非得已蓋聖質方以庶事未定則不敢言退藩

臣倡亂邊境未寧則不敢言退大姦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用是懷憂抱愧含垢納汙雖因事累辭終不獲果於自遂幸遇陛下聰明日進政令一新天下之人延頸望治太平之幾正在今日臣若貪位戀祿玩歲愒時及此不圖更復何待頃聞南京監察御史張芹奏臣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為功冒膺恩廕緣寧夏事平伏承陛下遣司禮監官傳示聖意欲加恩典臣極力若辭幾至

垂涕及手勅旣下加臣特進左柱國癃臣男爲尚寶司
丞臣隨即具本懇辭竟不獲命黽勉拜受本非素心但
寵祿之頒過踰涯分傳聞遠外實駭羣情其言禮貌之
屈否衆所見聞攘功之有無己蒙聖鑒若不能早退又
不力辭此二端者切中臣病況臣揣己量力見可知難
盛滿之懼己非一日安敢以衰老之身蒙叨冒之罪上
以玷陛下知人之明下以貽士林未備之議哉伏望聖
慈察臣愚悃許臣致仕將臣男兆蕃收回成命令其照

舊以監生聽選出身徐圖補報則優禮舊臣之恩曲成萬物之德臣舉家父子咸知感佩於無窮矣臣無任悚息激切之至正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覽卿奏具悉至情卿輔政有年精忠純謹中外共知屢次引疾求退先帝及朕為天下事重曲加慰留近來大姦既去朝廷圖新治理委任方隆豈可偶因人言固求休退吏部便往諭朕意大臣義當體國宜勉起供職不必再辭買功推廕係是舊典李兆蕃已錄用了也不准辭該

衙門知道欽此
奏為老病乞恩休致事臣於去年十一月內三次具本
乞休累辱温旨勉留諄至臣感恩懷愧無以自容猶欲
上訴懇誠適遇陛下恭上兩宮徽號禮殷事重竊念受
恩累朝職在述作因循勉強又閱歲年續以朝覲科舉
政務頻仍命將出兵事體關涉訖無寧處豈暇言私但
衰老益深疾病交作五月以來鼻衄脾瀉痔漏下血或
委頓一時或纏綿累日積成虛耗愈不能支開註門籍

在家調治閉戶退思捫心内省問其官則三孤之官也問其禄則一品之禄也問其職則論思輔導百職之所萃也今神思荒落不能效謀慮之勤精誠未孚無以為感格之地無其實而虚冒其名受其職而不稱其事乃龍鍾於踰六望七之歲而不知止棲遲于十有七年之久而不知退未嘗不汗流浹背而食不下咽也自今以往臣若留一日則增一日之愆當一事則多一事之咎寧不為貪冒之魁以貽明聖之玷哉用是備瀝愚衷再

申前請伏望聖慈憫臣衰病燭臣肺腑丐臣骸骨以盡餘生則臣於未死之年即荷更生之賜也臣不勝惶恐激切之至正德六年六月十三日奉聖㫖卿忠誠體國輔導累朝功烈譽望天下共知比來多事之際發謀出慮周詳老成況神志精明述作議論尤為國華在任一日有一日之益出處進退關係天下重輕近因屢疏辭免朝廷已有㫖再四勉留宜體朕諄切至情亟起視事以慰衆望乃見君臣同德之義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

此

奏為老病陳情仰祈天鑒懇乞休致事臣自揣衰病不能任事累歲乞休輒荷恩旨慰諭勉留諄複切至不一而足其大者一則曰先帝顧命輔導朕躬一則曰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一則曰卿之出處關係天下重輕捧誦之際至于感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竊伏自念陛下所以遇臣者如此其重所以責臣者如此其深若但玩愒歲時虛縻廩祿以顧命自諉而無匡正之功以輔導為

名而乏謀猷之益則陛下亦將焉用之哉臣之官股肱
耳目之官也臣之責股肱耳目之責也手足痿痺則元
氣爲之不仁視聽壅蔽則全體爲之不具是臣之官失
職而責無由以塞也臣自請告以來病勢纏綿精力消
耗踹蹦於戶庭之内輾轉于牀褥之間深思遠憂無所
不至臣老而無嗣隻影自隨宗祀之責惟臣是任然此
臣一身一家之私者猶不足言也仰惟陛下春秋鼎盛
福履隆長紹統有年前星未耀乃祖宗億萬載社稷之

寄天下臣民億兆人覆燾之情其所關係誠為重大昔
在孝宗皇帝親憑玉几渙發綸音早定大婚永圖至計
臣面承顧命夙夜于衷比之恒常情實倍萬責任之重
無過於臣臣所當言亦無有急於此者若復因循隱默
苟利目前恐衰病日深一旦溘先朝露生平無以副陛
下倚毗之望他日無以見先帝在天之靈誤國之罪萬
死莫贖用是不避威嚴敬披肝膽伏冀陛下上念承傳
之重俯懷翊戴之勤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朝奏以時飲

膳以節保聖躬於康樂延嗣續於蕃昌仍望憫臣衰朽
之質理難久長察臣忠懇之言止於如此容臣休致以
盡餘生則臣身雖退猶臣之進尚當伏跡山林仰瞻魏
闕頌聖主無疆之壽慶皇家不拔之圖臣無任傾心瀝
血俟罪祈恩之至正德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朕
覽卿奏深用惕然具見元臣忠愛至情卿受遺先朝輔
導朕躬見今天下多事正宜同心佐理何忍舍朕求去
朕因卿言當上念承傳之重及臣民翊戴之勤卿亦宜

强起視事副朕倚毗至願以仰答先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奏為陳情懇乞辭免恩廕事近該臣等累次辭免恩廕奉聖旨着吏兵二部會看續奉聖旨改廕六品文職臣等仰窺聖意俯悉下情謂匪軍功難承世職曲加裁處俾受文階尚有愚誠冒干天聽臣等竊惟廕叙之典非特有文武之分抑亦有厚薄之等比因羣盜肆惡徧歷諸方出入四五年間荼毒數千萬衆主憂臣辱安敢辭

勞天佑人歸僅成克捷即今奸宄甫定凋瘵未蘇雖率
土之歡豈免向隅之泣若燕齊河洛之安靖以為臣等
之功則川陜湖貴之縱横復是誰愆之過推恩靡子誠
所未安且以六品之華階何可一日而驟致用是懇乞
天恩並收成命使臣等安心於旦夕庶猶可圖報於將
來臣等感恩佩德過於受靡萬萬矣臣等不勝惶恐激
切之至正德七年十月初十日奉聖旨朕以卿等勞勩
特靡武品堅情不受今改文秩又動章聞可不必再辭

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為陳情懇乞辭免恩膺事臣等再承恩膺累具辭章曲荷綸音不蒙賜允若心無所愧豈敢固違但理有未安終當懇訴竊惟事有常職故任事者無侵官恩有常格故受恩者無愧色臣等所居之官論思輔導之職也目不識兵馬之數耳不聞金鼓之音足不履行陣之地身不冒矢石之險若文書之經由論議之關涉與戰伐攻擊坐作進止者同功而例論推恩以及家是以平居

本分之勞冒格外非常之賞況臣等或已蒙應錄不可
重沾或方歷歲年未經久試捫心揣分實不能堪所有
前項恩廕臣等終不敢受伏望聖明俯從愚請並收成
命以慰憂惶使臣等照常格守常職以圖報稱於萬一
臣等不勝感激之至正德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聖旨
卿等累奏辭免特允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為老病懇乞休致事竊念臣體質羸弱本自天生幼
小之時不敢自期壯長中年以後衰病相仍年日益增

病日加甚腰膝疼痛眼目眵昏家居入夜則步不能行班行遇風則立不能定縱使朝參公座不過勉強支持每當具奏乞休實是哀鳴懇訴未蒙鑒察曲荷涵容顧今年連閏之月一十有三而在告之辰已過其半雖卑官薄祿猶為曠職素餐況臣叨登一品之階兼給兩官之俸非但難於報稱亦將累積愆尤況今歲暮祫享不能陪列正旦朝賀不能隨班郊壇大祀不能看牲分獻而深居飽飯偃仰在床用是寤寐不寧食不下咽再三

籌度展轉思惟臣之狼狽實不知所以自處也仰惟陛

下天地之量於人無所不容日月之明於物無所不照

伏望宥其既往而矜其所不能特降綸音許臣休致則

進退之際全晩節於始終俯仰之間託餘生於覆載臣

之感恩荷德與齒髮而無窮矣臣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正德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聖旨卿累朝名德學行

才猷中外推重受先帝顧命輔導朕躬竭誠盡忠功在

社稷比年以來節次引疾乞休朕未能舍卿屢遣官敦

勸暫起視事茲乃固中前請情詞懇切朕閔勞以政勉
從所請寫勅諭意賞銀伍十兩紵絲四表裏以表眷懷
着有司時常存問月給米八石歲撥人夫十名應用仍
廕子姪一人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
奏為謝恩事昨該臣具奏乞恩休致節該奉聖旨勉從
所請寫勅諭意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以表眷懷着
有司時常存問月給米八石歲撥人夫十名應用仍廕
子姪一人做中書舍人欽此竊念臣自弱冠以來至於

今日叨蒙累朝列聖作養拔擢之恩簡任顧託之命天
高地厚不可名言蓋嘗委質鞠躬少圖報稱而才踈識
淺莫效涓埃曠職素餐久而益甚況孱軀薄質晚歲衰
齡非敢忘死而後已之心亦嘗聞不能者止之戒用是
屢干聰聽懇請歸休每荷眷留輒增愧懼幸回天鑒特
賜允俞而又寵以璽書錫之金幣人夫食米給在有司
廕子錄官俾延世賞恩深禮縟實信常倫感戴之餘曷
勝欣忭伏願聖躬保重聖壽隆長德政日新邦家鞏固

臣幸得優游隴畝瞻望太平非惟飲德於餘生抑且銜
恩於身後永永而無窮也臣見今腰膝疼痛行步艱難
不能躬謝殿廷面辭黼扆不勝懷慙負咎惶悚激切之
至除望闕叩頭外謹具謝恩正德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奉聖旨覽卿所奏足見老臣惓惓忠愛餘意朕已具悉
該衙門知道欽此
奏為謝恩事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該光禄寺差典簿
廳録事李宗禮齎揭帖内開司禮監太監蕭敬傳奉聖

旨頒送慶成宴卓面一張鴛鴦飫一分酒五瓶臣竊念
僂閒私第衰病餘生無扈從奔走之勞蒙眷注記存之
寵恩深禮特賫出前聞慚懼有加報酬無地與闔家而
共戴誓沒齒以難忘緣臣一向氣血虛弱腰膝疼痛不
能趨朝行禮除扶病望闕叩頭外謹具本謝恩正德八
年正月十四日
奏爲謝恩事正德八年四月十五日欽蒙皇上遣內臣
頒賜勅諭一道新鈔三千貫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衣

服一套到臣私第絲綸涣汗豈徒一字之襃金幣輝煌遠過百朋之錫是蓋施恩於不報之地惟當感德於未死之年愧懼交并名言莫旣緣臣自致仕以來一向腰膝疼痛行步艱難不能趨朝行禮除扶病望闕叩頭外理合具本謝恩正德八年四月十六日

後序

此少師西涯先生李文正公之集也詩賦共若干首銘誌雜文若干首奉勅碑記若干首奏疏若干首總若干卷而續集不與焉嗚呼富矣予嘗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英賢之佐進而左右厥辟考修班制敷爲述作以昭覿文華國之美然其成也有漸其發也有機必治極百年天鑒貽格篤賢輔始克際登玆盛如周至宣王數更九世作材復古紹休先王于時尹吉甫仍叔申伯仲

山甫方叔召虎咸能先後禦侮升政大猷而仍叔吉甫之徒又能鋪張贊詠以道其事如車攻嵩高烝民江漢韓奕諸作是已夫周之治固郁郁其文然徵諸賢則所謂至今望其君臣若神人然者又悪能若是其烈哉我
皇祖受命開極肇隆文化列聖相繼引養引恬至於成化弘治間人文之盛於斯為極公適出會其期攄其所蘊見於詞章高文大冊既已光朝著而澤海宇而長篇短述又皆流播四方膾炙人口蓋操文柄四十餘年出

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跡遜亦竊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名一時豈偶然哉惠考公平生小心慎密不事矯襮歷官禁近節儉正直雅有羔羊之風方今上嗣德訪落之初及元凶鞠人忮忒之際公以耆望屹然在服中閒扶持善類將順德意陰利天下蓋有人不及知者罪人斯得盡啟淵衷進賢屏惡溥惠滌瑕以植民生而綿國脉傳謂為人臣者危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公實有焉及其憂則違之責於丘

園賓從游歌若忘素顯而開朝廷用一善人興一善治必喜動顔色如自己出或議及古今政疵民瘼亦復痌瘝乃身故予嘗為文壽公謂其居廟堂未嘗不以山林為念在山林未嘗不以廟堂為憂其心始終不廢民胞物與之情乃心王室之義正謂此也公既捐館國論益明朝貤節惠謚曰文正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也是以生則不可志死則不可奪名公固今日之山甫仍叔也向非文與功偕德與位侔亦烏能獲是名于天下後

世哉公平生志節之大如右俾讀是集者有所考焉正
德戊寅十二月朔旦門生京江靳貴謹序

